

壓傷的蘆葦就是那抹曙光

「能做事的做事，能發聲的發聲，有一分熱，發一分光，就令螢火蟲一般，也可以在黑暗裡發一點光，不必等候炬火：此後如竟沒有炬火，我便是唯一的光。」——魯迅

隨著板磚從手上滑落，張二這十餘年的工作生涯便結束了。醫院給出了漸凍症早期的診斷報告，即使張二如何向工頭求情，公司也決定不再用他了。不過數月，張二手掌的麻痺便蔓延到了上臂。張二跑到市里最好的醫院求醫，帶走的是醫生無言的歎息。張二對他的病充滿恐懼，掙扎了一年，張二仍看不到曙光。

幾天前，他從新聞上看到當地爆發不知名的肺炎疫情。幾天後，他便收到了社區管理處發來的封區告示。人心惶惶不可終日，張二想到他的生命有可能永遠停留在某一時刻，對他來說，已經沒有所謂了。在告示的背面印著招募抗疫志願者的大標題，張二想也不想就報了名。

次日，張二獨自一人站在空蕩蕩的管理處門口。

管理處主任激動地握著張二的手，像是抓住了救命的稻草。因情況緊急，主任交代了工作流程和負責區域，張二便要開工了。此時，各大醫院防護服供應緊張，社區自然不獲派發。出於安全考慮，主任要求張二穿上數層塑膠雨衣，戴上兩層薄薄的非醫用口罩和有面罩的摩托頭盔，用膠帶將膠質手套和雨鞋與雨衣網了又網。

張二協助登記每家每戶每日測量體溫的狀況。這是張二與其他人打交道最多的一次。張二第一次扣門，應門的是一位老太，老太直言不知情況，並在疑惑與懷疑中關上了門。第二次扣門，應門的是一位青年，青年劈頭蓋臉地批評抗疫不力，封區不徹底。第三次扣門，應門的是一位女孩，女孩樂意配合，只是她和張二都沒有體溫計。一天下來，張二只登記了三戶人家的體溫。張二決定向主任要把測溫槍。第二天的工作仍磕磕絆絆，但對張二來說，已經沒有所謂了。張二認為專注工作能讓他忘記了自己的病，甚至樂此不疲。

一日，救護車的聲響在社區門口長鳴。張二得知社區內一戶人家曾去過疫區，翻動戶主名冊，張二鎖定了戶主，帶著醫護上了樓。張二把門拍的砰砰作響，戶主仍無回應。張二肯定戶主在家，他指著體溫登記表上戶主的名字，幾乎每天都有仔細地登記上體溫，昨天還跑下樓梯去找撬鎖工具。張二再三敲擊門扉，未果。在眾人的驚呼聲中，捨身撞向門板。張二和門板同時被撞倒在地，眼看醫護順勢衝進屋裡，抬出面色潮紅，呼吸急促的戶主，張二掙扎著爬起，卻又重重倒地。張二醒來，已經躺進了醫院。張二得悉自己受了點外傷，並無大礙，他便爬起床，要走。醫生叮囑張二需要靜養，他拿了外傷藥就要往外走，醫生叫住了他，給了

他一套潔白的防護服——撞門時，張二的塑膠雨衣已被外力撕爛。

張二在醫院換好防護服，離開醫院。黑夜早早拉下帷幕，深冬的積雪沒過了張二的褲腿，刺骨的寒意隨之而來——張二卻對雙腳仍有知覺感到僥倖。路邊，同樣身著防護衣的人員正從車上搬下一箱箱的物資。張二上前一看，原來是車輛陷入低窪處的積雪中。醫護誤以為張二是前來幫忙的戰友，張二也樂意幫忙。由於物資繁多，單人運送單件效率太低，張二取下救護車中配備的床單，鋪在地上，再將物資摺在床單之上，用固定帶捆綁嚴實，扯動固定帶的端頭，將這堆物資拉向醫院。事不宜遲，張二站在前方拉動固定帶，幾個醫護在後方推動物資前進。張二握住帶子，手部的無力感令他一時呆滯。病症的恐懼從未以如此真實的方式威脅著他，使他在風中顫抖，每次發力，隨之而來的是無法抑制的手部痙攣，他怕了。他怕因病而萎縮的肌肉承擔不住巨大壓力而撕裂，他怕自己無法再次擁抱摯愛之人，他怕今日之後的一睡不起。他想對後方的醫護說，自己只是一個普通的路人，甚至重病纏身，他無能為力。他在猶豫，猶豫使前進的步伐更為艱難。聽到了後方「吶呀」聲聲，張二繼續向前。

張二不再用手拉動固定帶，他將帶子綁在身上，背著繩子用身體的力量奮力向前挪。張二憋著氣用力，暴漲的青筋在紫紅色的臉頰上瘋狂跳動。他早已看不見前面的路，他將身子作為杠杆借力，將自己的身體前傾至將要貼地，雙腳顫抖著頂住地面，一寸一寸地移動身體。張二感覺到裹纏傷口的紗布被血和汗水浸濕，寬鬆的繩帶在拉扯下有如鋒利的刀片，嵌入張二的皮膚，如鏈鋸般摩擦，切割著他的身體，留下火辣辣的疼。張二只感覺生命之火在此刻熊熊燃燒，火熱的意志是他取之不盡的動力。張二的眼神不再迷離，他盯著潔白的積雪，忘記了路程的遙遠，也忘記了流逝的時間，他只求自己的雙足仍能感到脹痛，他才知道自己仍在前進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張二應聲倒地，和白茫茫的積雪融為一體。

張二醒來，又是躺在醫院。醫生激動地握住張二沒有知覺的手，代表全院醫護對張二表示感謝，因為張二的物資如及時雨。此刻，漸凍症的痛楚，並沒有減少，但張二卻找到了比減少病痛更重要的東西——混沌人生中的那抹曙光。

「倘若有了炬火，出了太陽，我們自然心悅誠服地消失，不但毫無不平，而且還要隨喜讚美這炬火或太陽，因為他照亮了人類，連我都在內。」——魯迅(1940字)